

广西民族出版社



经理保镖

黄有新

# 经理保镖

黄有新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 经理保镖

黄有新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大新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15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63-0698-9/I·145

定价：3.50元

# 目 录

金发密使	( 1 )
经理保镖	( 31 )
人妖疑案	( 56 )
恶狼的末日	( 86 )
黑龙猛士	( 107 )
爱的裂变	( 135 )
兰色的爱	( 179 )

# 金发密使

“得得，得得”，一匹高头大马拉着一辆挂着窗帘的马车向俄国边界疾驰。到了边防检查站，一位大胡须的俄国军官和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把飞奔而来的马车拦住。兰色的窗帘一掀，从马车上轻盈地跳下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妇。她有一头金色的头发，在晚霞的辉映下闪闪发光。她的脸色鲜嫩红润，嘴唇丰满，身材苗条，有一股迷人的魅力。她的上身穿一件青色的绸缎紧身衣，颈上挂着一串蓝宝石项链，下边是一件法兰西金丝绒绣花裙子。全身上下珠光宝气，俨然是一位阔绰的贵族小姐。当她站在大胡子军官面前的时候，大胡子直感到有一股使人目眩的光彩直射到自己的脸上，使他有些惶惑，有些迷惑，他盯住那少妇足有两三分钟，不知道如何是好。直到那少妇把一迭证件递到他的面前，柔声柔气地说：

“先生，请检查。”这时大胡子军官才从迷乱的神态中惊醒过来。

证件上写得明白：利亚·多·伯姆小姐，法国巴黎人，和舅父道格拉斯骑士同往彼得堡探亲。这时大胡子军官才发现少妇的背后还站着一个四十岁左右，身材挺拔的男人。检查官见他的证件齐全，没有破绽，便躬着身对少妇说：“小姐，祝你们旅途愉快！”说完又贪婪地向少妇身上盯了好一会，才放他们走开。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利亚·多·伯姆小姐和道格拉斯骑士的马车驰进了俄国的边境城市明斯特。明斯特虽然是一个边界城镇，但由于处于德国、法国、波兰的交界处，来往的商人、旅客比较多，所以显得相当繁华。大街上，旅馆和酒吧间一个接着一个。一到晚间，酒吧间里就不断地飘出阵阵的爵士音乐。红男绿女们或在酒吧间里进进出出，或在街头上幌头扭尾，招蜂引蝶。

伯姆小姐和道格拉斯骑士把马车赶到市中心的安德烈大酒家门前才停下来。安德烈酒家原是一个贵族开办，在明斯特市是一个最堂皇的旅馆。法、德、波兰等国有钱的旅客要过往俄国，一般都要找到这家旅馆。由此就养成这个旅馆老板和仆人们的一种高傲习气：一般的旅客他们是不屑一顾的。所以当伯姆小姐的马车停在他们的门前时，他们开始并不在意。可是当伯姆小姐走出马车的时候，旅馆老板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立即就挺着大肚皮，急匆匆地走到伯姆小姐的跟前，鞠了一躬，低声下气地说：“欢迎小姐莅临！”道格拉斯骑士从后面向前跨一步对他说：“快找两间干净的房间！”大酒家老板连声说“有，有，有。”马上招呼两个仆

人把马车上的行李搬下来，然后亲自带两个客人去找房间。

就在旅店老板接待伯姆小姐的时候，惊动了一位坐在台阶上的旅客。这个旅客名叫夏尔登，原是凡尔赛宫的年轻侍从。那他为什么跑到俄国的边境小城来呢？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法国皇宫里的年轻侍从都是一帮贵族的子弟。他们从十岁起就被招进皇宫，学习宫廷礼仪，并受骑士训练，以后就在皇宫里从事各种服务性的工作。这些人平时穿着绯红丝绒全身绣金的漂亮衣裳，享有优厚的待遇。照理他们应该对国王和王后感恩戴德、恭恭敬敬地侍候他们，并遵守法纪。可是他们却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象一群恶魔：在驯马场上，顶撞最高上司——王宫马厩大总管；在寝室里反对监察内务；在饭厅内，指责服侍不好，饭菜质量差和食堂管理人“贪污”。他们成群结队逛大街，滋扰资产者，调戏妇女，扯掉店铺招牌，砸碎玻璃窗——这些都是他们采取的娱乐方式。有一天，四十个年轻侍从手里拿着棍棒，在凡尔赛附近的一条老街上把一家杂货店洗劫一空，逢人便打，见东西就砸。他们还去毁坏御花园中的树丛，跑到喷水池里乱蹬。拆下喷水管上的喷头，偷走水龙头的开关，并弄坏花园的栅栏。他们为了弄到几个法郎，就把自己的制服、漂亮的绣花衣裳卖给旧货商人。他们在皇家狩猎场里偷猪，殴打马夫，一句不和便拔剑相拼，碰上他们看不顺眼的路人，便打一枪吓唬人家。老百姓都很害怕他们，对他们有求必应，百依百顺：弹子房老板允许他们赊欠，酒店、澡堂和饭食店老板掩护他们擅离职守，还把私人卧室让给他们，年轻侍从们用它干什么，那可是不得而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冒失鬼

对他们的国王和王后也逞强充好汉，互相比谁敢违逆圣意，谁敢放肆无礼。国王曾禁止年轻侍从到皇宫剧场高声喊叫，他们却肆无忌惮地去那里，把禁止他们入内的告示撕下来，卫士提醒他们说，这是国王的旨意。他们便把告示撕碎，把碎纸屑扔到卫士脸上，说他们满不在乎。

因为都是一些贵族子弟，所以皇宫对他们这些不安分的侍从就特别的宽容。在王宫附属的剧场里看戏时，整个圆形剧场的头等包厢都免费让给这些年轻的侍从先生们。他们还不满意，经常辱骂观众，顶撞卫兵。他们往楼下的观众头上吐痰，谁也不敢吱声，怕招来更坏的后果。有一天晚上，一个年轻的侍从把一瓶滚烫的奶茶向包厢下的观众头上倒去，观众大哗，同时互相推搡、躲闪，以免烫伤，整个剧场顿时变成了一窝蜂。还有一件使凡尔赛哗然的大恶作剧：皇家的小马厩里养了一些野猪，为的是让皇家狩猎队里的马匹辨认这些野猪，熟悉它们的气味，以便在狩猎时能跟踪它们。有一天，年轻的侍从们打开了小马厩的门，把里边的野猪放到城里。这些野猪起初还有点受惊，不知往那里跑，就在街上逛荡。不久，凡尔赛的猎狗跑出来追它们，野猪便发起野性来，于是开始了一场没有皇家猎犬队队长统领的猎狗追逐野猪的闹剧。这群野猪掀翻货架，撞倒行人，黑乎乎的从这头跑到那头，又从那头跑到这头，吓得行人惊慌失措。幸亏大部分野猪总算跑到森林里去了，只有一些比较呆笨的留在城内，一直呆了几个月都没有出城，人们在街头巷尾都还能遇到它们。

这就是年轻侍从们的德性。夏尔登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这些事情他大都参加干了。另外还有一次王后看戏的时候，

夏尔登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竟敢在王后的包厢门前，口出秽语，不规不矩，无耻地玷污王后。这次王后可柳眉倒竖，粉脸紫红，叫宫庭总管一定要把夏尔登赶出去。夏尔登大大趔趄回到自己的家，从妈妈的柜子里抓一把金银首饰，就独自一人跑了出来。他听说彼得堡很热闹，就打算到那里去风流一番。

本来夏尔登明早就要上路去彼得堡了，但当他看见伯姆小姐住进安德烈旅馆后，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旅馆老板从楼上下来的时候，他急忙向前去问道：“他俩住在那号房间？”

“女的住305，男的住306。”老板回答说。

“给我开304号房，我要住。”夏尔登急切地说。

“您不是结了帐，明天早就上路吗？”旅馆老板疑惑地问。

“你管不着，快给我开房间！”夏尔登一下子又拿出他当侍从时的蛮横劲来。

对于这个阔绰而傲慢的年轻人，老板是不敢得罪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放在夏尔登的手中。

伯姆小姐和道格拉斯骑士住的第三层楼是安德烈大酒店布置得最高级的房间，租金很贵，一般的中等商人还不敢问津，只有相当显赫的王公贵族们才能住在那里。所以他俩来到的那天晚上，许多房间还是空着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床，就发现第三层楼都住满了，他们不理解怎么一夜之间这个旅馆突然来了这么多人。不久，他们才了解到，这些人原来都住在别的房间的，当他们发现伯姆小姐住在第三楼的时候，也顾不得房租的昂贵，一定要调到第三楼来住，这些人

有意无意之间经常走过伯姆小姐的门口，伯姆小姐走到那里，也总有十多二十双眼睛射到她的身上。尤其是住在304号房的那个年轻人，眼睛滴溜溜的，象一条影子似的总是跟随着伯姆小姐的身后。

伯姆小姐和道格拉斯骑士象是有意似的在明斯特市停留了几天。在这几天里，他们出入各种社交场所和酒吧间。伯姆小姐态度优雅大方，每到一个地方，总是热情地与人攀谈、聊天。不久，她的身边就围住了一帮男人。其中有俄国的贵族，有德国、波兰的富有商人，也有法国的花花公子。他们有的邀她跳舞，有的邀她作客，有的经常到安德烈大酒店家里来拜访她，她一下子成了明斯特社交界的明星。

众人的崇拜可急坏了年轻侍从夏尔登。本来他是第一个能够接近伯姆小姐的人。他原以为，凭自己的风度，凭自己的出身和钱财，凭自己是同乡这些条件，加上近水楼台，完全有把握博得伯姆小姐的青睐。可是他想错了。伯姆小姐的周围一下子来了那么多风流倜傥的人物，她应接不暇，怎么有时间来顾及我们年轻的侍从呢？夏尔登怎么做，都引起不起伯姆小姐的注意。有一次他故意在伯姆小姐的房门打碎了一个价钱昂贵的花瓶，当时伯姆小姐正跟一个伯爵模样的人在房间里谈话，夏尔登以为她听到声音会走出来看一看，或者还能跟她说上几句话。可是伯姆小姐不但没有走出来，甚至连望都不望一眼，惹得夏尔登心里痒痒的。这样磨何时能把她弄到手呢？夏尔登心里嘀咕着，不！还是拿出在凡尔赛宫的手段来，夏尔登拿定了主意。

每天晚上，伯姆小姐的房间总要有一批又一批的客人前来拜访，直到深夜才肯离去。伯姆小姐可能应酬太累，每晚

一上床就睡得沉沉的，一点声息也没有。这天晚上，当最后一个客人离开以后，伯姆小姐的房间立即熄灯了。夏尔登仔细听了一会儿，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了轻微的鼻息，就开始行动起来。白天他经过观察，发现304号和305号房虽仅一墙之隔，但是要直接从窗户上爬过去很不容易，因为窗下没有可以踏脚的地方。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用一条绳子一头拴住自己的腰，一头绑在房间里的床脚上，人慢慢从窗户上吊下去，然后用一根带钩的棍子拉住305号房的窗棂，人又慢慢往上爬。这个办法真奏效，一会儿，他就爬进了305号的房间。

透过走廊里射进来的暗淡灯光，夏尔登发现沙帐里的伯姆小姐睡得正熟。这是一张多么柔和、娟秀的脸呀！夏尔登咽了一口唾液，就伸出那只因激动得有点颤抖的右手朝棉被底下摸去。咦，白天显得那么高耸、丰满的胸脯怎么变得干板板的呢？夏尔登疑惑起来。突然，一双铁钳似的手卡住了他的咽喉，伯姆小姐霍地从床上翻起身来，顺手从床头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宝剑，指着夏尔登厉声说：“你这混蛋，来这里送死。”

看着从床上跳下来的伯姆小姐，夏尔登大吃一惊，失声叫道：“啊，原来你是一个男的，我死得好冤枉啊！”伯姆小姐盯着夏尔登低声地说：“你看出了我的身份，更留你不得了。”说完就一剑刺进了年轻侍从的胸膛。

—

在靠近彼得堡的大道上，真可以说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沙皇的各种传使骑马飞奔，络绎不绝；由三教九流组成的，想到彼得堡大教堂去的朝圣队伍成群结队，徐徐而行；一队队皇家卫戍军来来往往，十分繁忙；商人们运送各种货物，有的坐在车上，有的骑在马上，护送着长长的车队。一群群流浪艺人带着喇叭，长笛和弦琴走过。他们衣着褴褛，牵着狗熊，唱着歌，有时向过路的富人乞讨。

“老爷，可怜可怜我们吧。”他们齐声喊道，“上帝赐给了你领地和财富，让我们靠你们的施舍生活，所以，老爷，别丢下我们这些穷人不管呀！”

“各位老爷，我们的父亲！”有些人坐在路边高唱道：“愿上帝赐给你们健康，让上帝在圣母和圣父、圣子面前为你们祝福。”

另一些除了高唱这些词以外，还说了各种俏皮话，所以，有些过往行商为了报答他们说的这些开心话，就慷慨解囊，赏赐给他们许多钱财。

有时流浪艺人与衣衫褴褛的乞丐们互相扭打，这些乞丐是从各城镇和教堂到彼得堡去乞讨的。

一些盲歌手和读书人也肩扛着一些类似古筝的乐器，互相搀扶着走过。

大路上一片喧闹声、歌声和笑骂声。马匹、人、狗熊在嘶鸣、叫喊和狂吼。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利亚·多·伯姆小姐和道格拉斯骑士坐在马车上，缓缓地驰进了俄罗斯的

## 首都——彼得堡。

当时，在彼得堡有一个很著名的社交场所，那就是叶卡德林娜女皇的女官和宠臣洛甫金娜所举办的舞会。出席这个舞会的大都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重要人物。按洛甫金娜的话来说是“真正上流社会的精华，彼得堡重要知识界的花朵儿。”这里有沙皇宫廷里的许多大臣，有家势显赫的王公爵爷，有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除了这些上流社会的精华以外，洛甫金娜的舞会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她总是把一个新来的有趣的人物献给她的客人们。

伯姆小姐到达彼得堡不久，她就作为一个“最有魅力的法国小姐”的身份被邀请参加洛甫金娜的舞会。

那一晚的舞会是在一座漂亮的别墅里举行。天色刚刚朦胧，那座别墅的四周就被无数五颜六色的灯光照耀着。警卫布置在铺着红呢的，灯光明亮的入口，这里的警卫不仅有宪兵，还有几十名警官。穿红制服的跟班和戴羽毛帽子的跟班的马车，不断地来来去去。马车里走出穿制服、佩戴勋章授带的男人，穿缎子和银鼠皮衣的女人们则小心地走下马车踏板，然后匆匆地无声地走过入口的呢毡。

几乎每一辆新马车赶过来的时候，就有一片低语透过人群。帽子也随即摘了下来。

“唔，那不是某部大臣吗？……不是，是一个王爵，……大使。你没看见那些羽毛吗？”在人群中低声传出来。

约有一半的客人进了别墅以后，伯姆小姐和道格拉斯骑士那辆装饰得非常华丽的马车才缓缓而来。

伯姆小姐今晚作了一番精心打扮。她把脚、手、脖子、耳朵都按照舞会应有的样子洗过，喷上香水，搽过粉。头发

梳成希腊式的，身上穿了一套粉红色的绸套裙，上加一件白纱外衣，胸衣上戴一朵玫瑰花。脚上穿着网孔丝袜和带结子的白缎鞋。道格拉斯骑士穿着一身蓝燕尾服，浅口鞋，长筒袜子，喷过香水，头发上也擦过油，显得更加气势不凡。

当他们一走出马车，伯姆小姐的身上就射来了无数双眼睛，人群中也随即传来一阵“啧啧”的赞叹声，“好一个风流的法国女郎！”“多么美的美人——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国皇后！”“今晚舞会的皇后桂冠非她莫属。”

在这灯火辉煌的房间里——在这些音乐、鲜花、跳舞和形形色色的显贵中间，将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刚走出马车的时候，伯姆小姐的心中还有点忐忑。可是当她踏上大门口的红呢地毯。她就恢复了那优雅而沉静的神态。她和道格拉斯骑士走过客厅，跨上鲜花中的灯光明亮的楼梯，走进了舞会大厅。这时只见大厅里人头攒动，在她的面前和后面有许多来客，他们都穿着舞服，低声地谈论着。房顶上的镜子照出穿白色的，淡蓝色的，粉红色的衣服的、裸出的脖子和胳膊上戴着钻石和珍珠的太太小姐们。

舞会的主人洛甫金娜站在大厅的门口欢迎前来的客人，她虽然已有四十岁的年纪了，但全身洋溢着生气。看来她真是一个热心人，她的脸上常闪动着迷人的笑容；有时她不高兴时，她也表现出热心的样子，免得使认识她的那些人失望。她一见伯姆小姐到来，马上过去搂住她，愉快地说：“我的迷人的小姐，你可来啦，你会给我的舞会增添无限的光彩的。”接着就把舞会最重要的人物指给伯姆小姐看。

“那是女皇的付大臣，前途无量的奥隆茨夫，你看见了吗？那鬈头发，浅蓝眼睛的人。”伯姆顺着她的手指望去，

见是一个中等身材，约有二十五岁年纪的青年人，大概是仕途顺利青年得志，所以眼中总是露出一丝傲慢的神色，他正在跟一个佩授带的高个子说话。

“那是英国大使，那个灰白头发的人。”她又指着一个长着一脸银灰鬈发的老头说道，太太小姐们正在围着那个老头笑他说过的一点什么。

“啊，你看，彼得堡的王后，库拉洛娃伯爵夫人。”洛甫金娜指着一个刚进来的少妇说道，“多么可爱，看那些男人，年青和年老的，怎样对她献殷勤哪。又美丽，又聪明……不过，有你在这里，我就不敢多说了。”

……。

通过女主人的介绍，伯姆小姐认识了彼得堡许多重要人物，伯姆把他们都牢牢记在心里。

大厅里奏起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波兰舞曲。客人们纷纷选择舞伴，走上他们跳波兰舞的位置。

伯姆小姐一开始就受到好几个男人的邀请。她看中了一个穿着骑兵上校白制服、长筒袜，长得非常英俊的、人们称之为王爵的青年。他来邀请伯姆小姐跳华尔兹，伯姆带着迷人的微笑，愉快地答应了。

伯姆的舞姿本来就十分优美，当晚她跳得很精彩：她那双穿着白缎子舞鞋的修长的脚迅速地、灵活地、自由自在地旋转。那个年青的王爵也跳得非常好。他们美妙舞姿引起了全场人的注目。一曲刚刚下来，许多人都拥到伯姆小姐面前，请她跟自己跳舞。那位女皇的付大臣，高傲的奥隆茨夫原来是跟彼得堡的舞会皇后、美丽的库拉洛娃伯爵夫人在一起的，这时他把她的好友扔在一边，挤到伯姆小姐面前来。

“小姐，如果您肯赏脸的话，请跟我跳一曲吧。”奥隆茨夫深深地鞠了一躬，眼神里原来那一丝高傲的光彩这时完全消散了。

伯姆小姐非常大方地伸出胳膊去搂他的腰，两个人旋转着走进了舞场。

“您的舞跳得非常好，看来在法国您也是属于第一流的舞蹈家了。”女皇的侍大臣一边跳舞，一边对伯姆小姐恭维地说。

“是吗？不一定吧，我给你说一个故事。”伯姆微笑着。

“在凡尔赛的一次宫廷化装舞会上，一位风度翩翩的骑士戴着半截黑丝绒面罩，化装成唐·吉诃德，同王太子妃跳舞，王国内只有显贵们才有此殊荣。国王有点好奇，想了解同他儿媳愉快跳舞的是王室中那位亲王，或者是那位年轻的公爵。便派他的侍从德·泰塞候爵盘问这个陌生人。此人拒不透露他的姓名，机智巧妙地回答说，他经常荣幸地请德·泰塞候爵先生吃饭，并且具体说出款待候爵先生的年月日，还列举出同桌一些客人的名字。于是德·泰塞就向国王禀报说，漂亮的蒙面人可能是一位尊贵的贵族。

国王很惊讶，亲自去询问这个神秘人物的来历。蒙面人简单明了，落落大方地重复说，他和德·泰塞候爵先生很熟悉，来往密切，凡是候爵举行的宴会，没有他——蒙面先生——不参加的。蒙面人答复得十分机智得体，国王为他的谈吐所折服，更欣赏他的舞姿，于是允许蒙面人再去同王太子妃跳舞。”

“德·泰塞先生有些疑惑，他不止一次地举行宴会，竭

力想从来往的贵客中找出这个有幸使国王陛下感兴趣的人，然而白费力气。一天晚上，候爵和他们的厨师长谈起又要举行的宴会，他问厨师长是否能帮助他认出化妆舞会上那个神秘的怪人。厨师长回答说，这件事容易极了，但有个条件，即要为此人的名字保密，而且不管这个人是谁，都不受惩罚。候爵同意了这个条件，厨师长便说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看，一个煮饭的竟敢同法兰西的金枝玉叶跳舞，而且他的舞蹈还受到国王的欣赏，我还敢称自己是法国第一流的舞蹈家吗？”

听了伯姆的故事，女皇的付大臣大为称赞：“你们法国人真是能歌善舞，怪得连我们的女皇陛下也经常说起法国的艺术。也很愿听法国那边传来的各种故事。”

“听说您的女皇长得很漂亮，要是能见一见尊容该多好啊。”伯姆小姐的秀脸呈现出一种向往的神色。

“您想见我的女皇？我试试看，尽可能满足您的要求。”付大臣回答说。

这个舞会一结束，伯姆小姐与卡德林娜女皇的付大臣已混得很熟了。

### 三

洛甫金娜的舞会以后，漂亮的利亚·多·伯姆小姐立即出了名。很多俄国贵族和高级官员们以及驻彼得堡的外国使节、有钱的商人都争先恐后地拜访她，请她到他们的公馆做